



丰子恺全集

3

文学卷三

海豚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丰子恺全集

分卷主编——陈建军
总主编——陈星

3
——
文学卷
三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全集·文学卷·3 / 丰子恺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10-2935-5

I. ①丰… II. ①丰… III. ①丰子恺(1898~1975) - 全集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C52
②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6949号

书 名: 丰子恺全集·文学卷三

作 者: 丰子恺

责任编辑: 吕 晖 李忠孝 梅 杰 边海玲 曹振中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上书店

开 本: 16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188千

印 数: 2500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935-5

定 价: 75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丰子恺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丰一吟 陈子善

总主编：陈 星

编委：叶瑜荪 刘 晨 朱显因 吴浩然 宋雪君
杨子耘 杨朝婴 陈建军 陈 星 俞晓群
瞿 红

（编委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分卷主编：文学卷 陈建军

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 刘 晨

书信日记卷 杨子耘 杨朝婴

美术卷 吴浩然

附 卷 瞿 红

《丰子恺全集》出版委员会

顾 问：周明伟

主 任：俞晓群

副主任：吕 晖 李忠孝 朱立利

委 员：于立业 于浩杰 王瑞松 边海玲 朱 璐
吴光前 郑在勇 贾寅淮 顾羽佳 曹振中
梅 杰 董 锋

(出版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执行编辑：梅 杰 边海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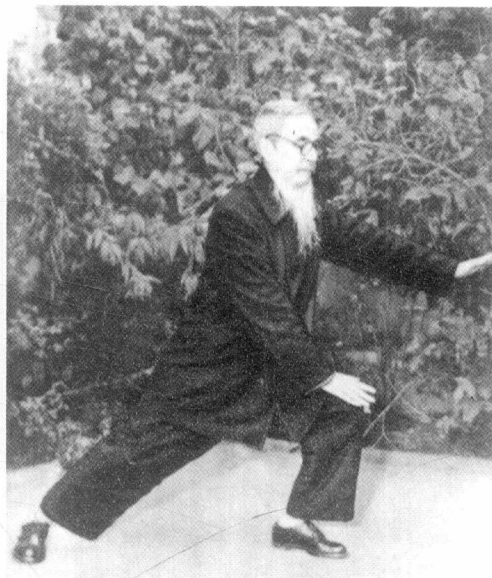
校 对：边海玲 孙时然 朱敬利 张 镛 李宏声
房 蓉 郝 娜 贾寅淮 梅 杰 董 锋
慕君黎

(校对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特邀美编：展凯凯 钱 辰



丰子恺在上海日月楼译石川啄木小说集（摄于1958年）



丰子恺在上海寓所院内打太极拳（摄于 1959 年）



丰子恺在北京民族宫前（摄于 1962 年）

洪江潮水似天高暮雨飄時聞

客話洪江潮



送春歸又夢春回蝴蝶飛迴腸

欲斷送春歸



戊戌暮春客居杭州於湖樓戲作迴文詩
頃聞而已書照寧馨欣賞 子愷



家醞滿瓶好書滿架

怡均仁書

雅賞

山花如繡芳草如茵

甲辰之春

子愷書



本卷说明

本卷收《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散文集2种。

《缘缘堂新笔》，原名《新缘缘堂随笔》，系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于1962年编成，收文32篇，未出版。1962年7月18日，作者将《金华游记》改题《花不知名分外娇——金华游草》，寄给《人民文学》杂志，未发表。1963年9月，增收《天童寺忆雪舟》和《不肯去观音院》，共34篇，附插图11幅。本卷所收《缘缘堂新笔》，包括文32篇、插图19幅；《金华游记》和《怀梅兰芳先生》存目，因前者原稿已佚，后者与作者其他同类文章重复。据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丰子恺文集》文学卷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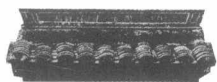
《缘缘堂续笔》，1971年至1973年间作。原名《往事琐记》，曾改题《续缘缘堂随笔》。收文33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文中某些人名因不便公开，姑以字母代之；某些内容因涉及当事人隐私，则酌予删节。据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丰子恺文集》文学卷排印。

目录

缘缘堂新笔	1
敬礼	3
代画	6
扬州梦	9
西湖春游	13
杭州写生	19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22
先器识而后文艺	25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28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31
威武不能屈	34
新年随笔	36
胜读十年书	39
幸福儿童	41
斗牛图	43
随笔漫画	45
伯牙鼓琴	48
曲高和众	50
雪舟和他的艺术	52
江行观感	54
九江印象	57
庐山面目	60
黄山松	64

黄山印象·····	66
上天都·····	69
饮水思源·····	73
化作春泥更护花·····	76
有头有尾·····	79
与日本人民谈《源氏物语》翻译工作·····	83
我译《源氏物语》·····	86
阿咪·····	89
天童寺忆雪舟·····	92
不肯去观音院·····	95
缘缘堂续笔 ·····	99
眉·····	101
男子·····	102
牛女·····	103
暂时脱离尘世·····	104
酒令·····	106
食肉·····	108
酆都·····	109
癞六伯·····	111
塘栖·····	113
中举人·····	115
五爹爹·····	119
菊林·····	122
戎孝子和李圆净·····	124
王团团·····	126
算命·····	129
老汁锅·····	131
过年·····	132
清明·····	138
吃酒·····	141
砒素惨案·····	144

三大学生惨案·····	146
陶刘惨案·····	148
旧上海·····	150
放焰口·····	154
歪鲈婆阿三·····	157
四轩柱·····	159
阿庆·····	163
小学同级生·····	165
S 姑娘·····	168
乐生·····	170
宽盖·····	172
元帅菩萨·····	174
琐记·····	176



缘缘堂新笔

※

收文 32 篇、插图 19 幅，作者生前未出版。据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丰子恺文集》文学卷并参照手稿目录排印。

敬礼

像吃药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厌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围棋子似的、洋钮扣似的肺病特效药。早上的麻烦已经对付过去。儿女都出门去办公或上课了，太太上街去了，劳动大姐在不知什么地方，屋子里很静。我独自关进书房里，坐在书桌面前。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光。这是正好潜心工作的时光。

今天要译的一段原文，文章极好，译法甚难。但是昨天晚上预先看过，躺在床里预先计划过句子的构造，所以今天的工作并不很难，只要推敲各句里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变成中文。右手握着自来水笔，左手拿着香烟。书桌左角上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笔端，热中于工作，左手常常误把香烟灰敲落在茶杯里，幸而没有把烟灰缸当作茶杯拿起来喝。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有些特别，然而并不讨厌。

译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上伸一伸腰，眼梢头觉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受了伤的蚂蚁：它的脚已经不会走路，然而躯干无伤，有时翘起头来，有时翻转肚子来，有时鼓动着受伤的脚，企图爬走，然后一步一蹶，终于倒下来，全身乱抖，仿佛在绝望中挣扎。啊，这一定是我闯的祸！我热中于工作的时候，没有顾到右臂底下的蚂蚁。我写完了一行字，迅速地把笔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时候，手臂像汽车一样突进，然而桌子上没有红绿灯和横道线，因此就把这蚂蚁碾伤了。它没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对不起它，又没有办法送它进医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题注] 载 1956 年 12 月 26 日上海《文汇报》。

然而反复一想，这不能完全怪我。谁教它走到我的工场里来，被机器碾伤呢？它应该怪它自己，我怨不负责。不过，一个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面前，心情实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译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没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不必说，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觉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见夏目漱石著《旅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蚂蚁一下子捻死，让它脱了苦，不是慈悲吗？然而我又想起了某医生的话：延长寿命，是医生的天职。又想起故乡的一句俗语：“好死勿抵恶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况且，这蚂蚁虽然受伤，还在顽强地挣扎，足见它只是局部残废，全体的生活力还很旺盛，用指头去捻死它，怎么使得下手呢？犹豫不决，耽搁了我的工作。最后决定：我只当不见，只当没有这回事。我把稿纸移向左些，管自继续做我的翻译工作。让这个自作孽的蚂蚁在我的桌子上挣扎，不关我事。

翻译工作到底重大，一个蚂蚁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热中于工作之后，竟把这事件完全忘记了。我用心推敲，频频涂改，仔细地查字典，又不断地抽香烟。忙了一大阵之后，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上伸一伸腰。眼梢头又觉得桌子右角上离开我两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望去似乎比蚂蚁大些，并且正在慢慢地不断地移动，移向桌子所靠着窗下的墙壁方面去。我凑近去仔细察看。啊哟，不看则已，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两个蚂蚁，一个就是那受伤者，另一个是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用力把他（排字同志注意，以后不用它字了）拖向墙壁方面去。然而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和自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有时衔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身去衔住了他的一只脚而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衔住了另一只脚而继续前进。下来的时候，两人碰一碰头，仿佛谈几句话。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这只脚痛，要他衔另一只脚；也许是救伤者问他伤势如何，拖得动否。受伤者有一两只脚伤势不重，还能在桌上支撑着前进，显然是体谅救伤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动，以求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这样艰难，所以他们进行的速度很缓，直到现在还离开墙壁半尺之远。这个救伤者以前我并没有看到。想来是埋头于翻译的期间，他跑出来找寻同伴，发见这个同伴受了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拼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这样藐小的动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